

只是 当时 已惘然 Ⅲ

朱贵彩

【编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只是
当时
已惘然

朱贵彩

【编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是当时已惘然 / 朱贵彩编著.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150-851-5

I. ①只… II. ①朱…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58899号

书 名: 只是当时已惘然

编 著: 朱贵彩

责任编辑: 郭 燕

出版发行: 军事谊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 编: 100120

印 刷: 好印象真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10年8月第一版 201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 34

字 数: 460千字

定 价: 99.00元 (一、二、三)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只是当时已惘然

朱贵彩

那时年轻，很多东西还没有看透。胸襟不大，志向不小，在基层连队做司务长，却总想着要改行，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心想这辈子不当个将军，无脸见江东父老，经常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激励自己，很少考虑组织的需要与自己的现实情况。

想当将军，可受司务长专业的限制，最高只能干到副连。这是一个矛盾。要实现理想，就必须改行，要么搞军事，要么搞政工，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发展。但到底搞军事还是搞政工呢？这个问题足足困惑了我两三个月。直到有一天，我到团史馆参观，发现在我团光辉的战斗历程里，墙壁上政治主官的照片明显比军事主官的照片多：历任政委有43位，历任团长只有34位。也就是说，政工干部换得快啊，换得快的背后傻瓜都知道就是发展快。我为这个伟大的发现兴奋了三天三夜，然后做出了一个无比英明聪明一世的抉择，这辈子搞政治工作。因为政治工作就是

耍嘴皮子，做思想工作，抹万金油，哪里需要哪里涂。

路线确定后，我才发现，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思考过，就是如何改行，司务长不是想改行就可以改的。于是四处打听司务长改行的先例，结果让我很伤心：我团干部司务长还从没有改行的先例。这个令我痛苦的调查结果既打击了我的信心，又激励我决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想起了一年以前，“九八抗洪”的时候，我曾写了一篇《与师长同车的26小时》的稿子，见报后便有领导预言，“小朱，你很可能因为这篇稿子改变你司务长的命运。”我突然醍醐灌顶，决定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于是，我没日没夜地学习新闻写作，各种各样的教材买了厚厚一叠，真是“头悬梁，锥刺骨”，差不多一年时间很少走出司务长那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堂堂七尺男儿，整天像个黄花大闺女似的足不出户，指导员有些担心了，找我谈心，做思想工作，一番交流并查看了我厚厚的读书笔记后，发现我头脑正常，没有心理疾病，他才放心地走了。

第二年开始出成果，我不断有些小“豆腐块”见诸报端。然后真的如愿以偿被借调到团政治处做新闻干事。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整个人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更加勤快更加拼命了。我白天写，晚上写，上班写，下班写，像一部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永不知疲倦。但现实其实很残酷，一个团级单位有多少新闻可以写呢，就是写了，军区只有一份报纸，还几天出一期。所有的客观条件让我的热情无法全部释放，挺郁闷，再加上编辑们高高在上，上级单位

的新闻干事们傲视群属，继续新闻写作的激情越来越弱，道路也越来越难了。

我开始写小小说，并一发不可收拾。所幸作品频频见报，还有好多篇被《小小说选刊》、《青年文摘》等杂志转载。但因反映的内容不是部队的中心工作，也无法为自己的工作增光添彩，领导看到了，就像没有看到一样，既不鼓励，也不批评。个别人因此说我不务正业，认为我纯粹是为了赚稿费，捞外快，我心凉了。那时候真是年轻，只想要表现好，却不知道如何表现好，没有悟道。

迷茫之中，我跑去广州《战士文艺》编辑部，问副主编傅建文老师，到底写什么好呢？傅老师回答，写你自己喜欢写的。我说写新闻，感觉已经无路可走了，写军旅爱情题材怎么样？傅老师说，可以是可以，只是军旅爱情这个题材，和平年代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很难写出新意啊，部队又不提倡男欢女爱，你步入这个禁区，领导可能会更不喜欢你了。我深有同感。在部队，战士们谈恋爱，就是犯错误，就是没事业心不求上进，就是精力不集中，思想开小差！听我说完，傅老师笑笑，点了点头。我焦急地问，那到底能不能写呢？傅老师说，我没法给你答案，只能告诉你，写你自己喜欢写的，不要让写作承担太多的责任和使命，尤其是初学写作者，更应该把写作当作一种爱好和消遣的方式。这句话令我豁然开朗。

于是就有了《精彩故事》里的《情殇》、《都市里找不到映山红》等反映爱情主题的短篇小说，有了《有多

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可以等待》、《不再寂寞的眼泪》等爱情小说集子，有了《列兵和他的中尉女友》这部军旅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没想到，作品问世后，受到了军内外广大年轻读者的热爱与追捧。很多战士看了我的书之后，要么拿来收藏，纪念自己的军旅生活，要么寄给恋人做礼物，让她们无比感动。还有一个女读者写信给我说，朱作家，看了你的书，我得出一个结论，不嫁给当兵的后悔一辈子！

书能成就一段缘分，书能起到爱情表白的作用，书能让一段误会无声消解，让一段记忆永远珍藏，让一种感动历久弥新，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还有让我想不到的是，因为想全身心投入写作，同时把作品更好的推广，我必须在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和一步步当上将军的梦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基层单位的自由时间实在太少。无奈之下，干到上尉我就稍息向后转了。将军的梦，渐行渐远。好长一段时间，心情沮丧，黯然神伤。脱下军装的那一刻，泪如泉涌的场景永远留在我记忆的深处。准确来说，我狠狠地哭了两场，第一场是听到转业命令下来的时候，第二场是脱下军装卸下军衔的时候。第三次，部队举行送行晚宴，领导找我谈话，我差点又要掉眼泪，但心里反复地提醒自己，事不过三，事实早已如此，再流眼泪就是一个男人没有出息的表现。我忍住了眼泪，心却痛了很久。

军装脱下，军旅作家的帽子依然顶在头上。我又陷入

一个新的困惑之中。不穿军装了，还算军旅作家吗？什么样的作家才叫军旅作家？是穿军装的作家还是写军旅题材的作家？

在地方上班，两三年换了好几个工作岗位，基本上是半年一轮。我要不停地去适应新环境，熟悉新业务，建立新的人际圈子，成了真正的万金油了。只是做每一件工作，我尽力做到至少让自己满意，不再太在意他人的评价和态度，也许是心老了吧，也许是成熟了吧。在沉沉浮浮进进退退是是非非中，世事无常，仕途的欲望已经客死他乡，没有了要在什么人面前表现的激情了，而写作的欲望却日渐强烈，成为我心灵的向往。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我渐渐明白了前进的方向。那十几年的军旅生涯，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那年轻多梦的季节，摸爬滚打挥汗如雨的军营热土，我怀念的战友与首长，是我梦想最初升起的地方。我将用另一种带着诗意的脚步，以另一种方式轻轻地向曾经的梦想迈进！

于是我集中精力阅读处理读者们给我寄来的堆积如山的来信，倾听他们的故事，快乐着他们的快乐，感动着他们的感动。我实现了对广大读者朋友们的承诺，“我愿意替每一个有故事的人写故事，用我最炽热的心，最真挚的情。”

我还与活跃在全军的一些一流军旅作家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虚心向他们请教问道，交换心得，邀请他们加盟朱

贵彩工作室的创作团队，有的因此成了我们的艺术顾问。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像一个军旅作家了，因为心静了，也踏实了。

所以，鉴于上述原因，这套丛书的名字就叫《只是当时已惘然》，来纪念人生中必须走过的弯曲与坎坷。

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明白情意浓，总是要经历千万道坎坷才知道最真的梦。

是为序。



目 录

咱们都是同龄人

001

何处有佳树

059

天路,不见不散

179

堂弟刘奔

303



咱们 都是同龄人



你母亲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何达海同志，你真还以为你和我，是同龄人啊？我一下子语塞，说不出话来了。在那一刻，我才从终于得到你母亲的胜利中幡然醒悟，感觉到了自己真实的年龄，确实，我和你母亲相差十四岁呀，我们怎么会是同龄人呢？这种感觉一出现，我就觉得自己在你母亲面前猛然苍老了许多。





我给你已经说过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要我告诉你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何达海老人固执的拒绝声，高阳子在电话这头愣怔了一阵，握着话筒比何达海更固执地说，何叔叔，难道你真不想弄清楚我是谁吗？

何达海说，你是谁，与我有什么关系，只是，你别再来烦我了，好吗？

高阳子怒气冲冲地对着话筒吼道，何达海，何团长，你说我是谁？我是你的女儿！你以为我愿意来找



你啊，我现在比你还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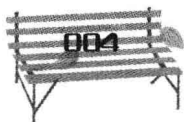
高阳子本想着对何达海发完一通脾气，就把话筒摔了，永远也不再理会这个让她感到有些茫然的“父亲”了，可就在她稍稍迟钝了一下，还没来得及摔下电话时，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何达海急切的声音，你——现在在哪呢？

我还能在哪？高阳子没好气地说，在场部的招待所里给你这个大人物打电话等着见你的面呢。

你已经到了团场了？你怎么不早说。那我马上过来。何达海的态度立马变得温和起来。

不必了，何大团长，我还是去你家里吧，我哪敢劳你的大驾呀。高阳子似乎并不习惯何达海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转变，在她的心目中，何达海应该还是那个倔倔的老头。

高阳子来到何达海家里的时候，何达海矮矮瘦瘦的身影已经站在他家的大门口等着她了。这是高阳子第一次见到何达海，她虽然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因为何达海强硬的态度，高阳子对这个倔老头没有好感，如果不是不得已，她想她一定不会想见到这个连声音都拒人千里的老头。现在实实在在地站在了何达海的面前，看到了何达海急切的目光，高阳子心里却慌了，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办，忙把目光从何达海的脸



上移开，心想这个人就是自己从出生起就从未谋过面的父亲？与自己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想象中的那个团长父亲应该是个高大威武的老人，从他的声音里都可以听出他军人的豪迈气概来，可见了本人，却相差甚远，人瘦小不说，背还有点驼了，高阳子本来想好了一见面要叫声父亲的，现在却怎么也叫不出口了。

直到何达海把高阳子让进了屋里，高阳子低着头，不敢正视这个亲生父亲的脸，也许是没有父亲的日子在她的人生中太过漫长，所以乍一见这个让她称一声父亲的人，内心中竟满是惶恐和陌生，不知道为何只在这短短一瞬，她的生命中就多了一个让她这样称呼的人。高阳子神情正恍惚着，何达海开了口，你——坐呀，我已经给你沏好茶水了，你愣站着干什么？

高阳子在沙发上拘谨地坐下，把肩上的包紧紧地抱在胸前，好像在这个时候，包才是她惟一的寄托似的。她动了动嘴，却悄无声息，她实在不知道对面前的这个男人该怎么称呼了，就在她还没有对他吼出自己是他的亲生女儿之前，她一直称呼他为何叔叔，可现在，她该叫他什么呢？

何达海看出了高阳子的心思，便轻声地问道，你——真是我的女儿？

高阳子依然低着头，她没有回答他问话，只是不



自然地点了点头。

何达海已经激动得嘴唇都在哆嗦了，他紧紧地又问了一声，是你妈承认了你是我的女儿？

见高阳子没有对他的进一步问话做出任何表示，何达海才意识到自己的这句话问的实在是有些多余，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他颤颤地对高阳子又说道，孩子，你——还是叫我何叔叔吧。

高阳子却没有叫出口，她端起茶杯啜了一小口茶水，心里想着他是我父亲，我怕什么呢，于是，她抬起头来，便说道，在妈妈没告诉我真相之前，我是应该叫你叔叔，现在就算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我也不见得就要叫你——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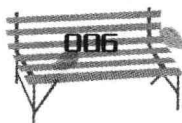
何达海并没有对高阳子这样说话生气，脸上的表情相反还舒展了一些，他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大口，才又问，你妈妈，她还好吗？

你指的是妈妈的生活，还是身体？

何达海躲开高阳子逼人的目光，几口把一根烟抽完了，才说，你真像你的妈妈。

高阳子说，妈妈也常这么说呢。

何达海又点上一支烟，似乎什么都不想说了，把目光移到窗台上的几盆花草上，那是几盆很普通的花草，长得不算旺盛，但却使这个屋子有了一些鲜活



的生命气息。何达海从花草上收回目光，却也不说什么，一个人默默地抽着烟。

高阳子受不了这种沉默，她鼓足勇气说道，我前几次给你打电话，只想弄清楚你和妈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弄得像一对仇人似的。可这次，我是专门来找你，就是想问问清楚你，当年，你是用什么手段把妈妈和常满年叔叔他们拆散，然后，达到你的目的？

高阳子以为她说完这句话时，何达海一定会很震怒，是的，高阳子自己也明白，她这样直截了当的诘问简直就是对何达海的审讯和责备。

但出乎高阳子意料的是，何达海没有震怒，脸上除了平静甚至没有一点多余的表情，他也没有直接回答高阳子的问题，而是缓缓地抽完了第二支烟，然后起身走到窗台那里伸手去摘一个花盆里的枯叶，但那只枯干削瘦的手却有些无法控制似的微微地有点抖，费了好长时间才把枯叶摘掉，这才回过头来，对高阳子说，孩子，你问的这些问题，你妈妈就没有告诉你答案吗？

告诉了，高阳子说，可是，妈妈说的只是她自己的看法，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么？

当然有了。但我并不是想审视和评判你与妈妈的

